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卞粹

粹字玄仁濟陰冤句人太康初為司空賊曹屬惠帝即位遷尚書郎超拜右丞封成陽子遷右軍將軍永康初坐張華免尋為左軍將軍趙王倫以為相國從事中郎後拜侍中中書令太安二年為長沙王乂所害有集五卷

王昌前母服議

昌父當莫辯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于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于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于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于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議者以為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為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于前母也晉書禮志中泰康元年賊曹屬

卞粹議 案：一作「事」。

評前竟陵王楙文

爲皇太孫服議

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于無已，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已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已天子之尊，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宋書禮志二：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中書令卞粹云云。

卞壼

壼字望之，粹子，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成陽公，尋行廣陵相

元帝鎭江東、以爲從事中郎、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遷太子詹事、轉御史中丞、遷吏部尚書、明帝時、加中軍將軍、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領尚書令、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卽位、與王導庾亮輔政、尋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蘇峻反、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衞將軍、尋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戰死、峻平、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有集二卷、

賀老人星表

陛下聖德應乾、嘉瑞屢臻、玄象垂耀、老人啟徵、萬壽無疆、藝文類聚一

奏彈尚書丞郎事

舊丞郎取急及屬出、皆尚有對、使職局不廢、而昨左右二丞、及諸皆出、唯次直二郎在役、使有兵火警急、便爲無復行事者、二丞頓

行無印可以封符疏此之遺慢莫斯之甚（御覽二百十三）

奏議王式事

王式繼母前嫁夫終後嫁式父式父終持服葬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于前夫式爲制出母周服式辭以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就如其辭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父在與亡臧否有命須顯七出之責則當存時受遣告宗廟而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以情相許或疾在臨困謬亂聽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從其治不從其亂陳乾昔屬其子尊己殉殯二婢予尊己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安膝猶正以禮況其母乎禮婦人三從式母于夫事生奉終居喪以禮非爲旣絕之妻及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不絕之驗彰于制服自云守節非爲更嫁攻行無絕于夫離絕之跡在夫沒之後夫

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㠯爲出母比此母㠯子出也卽何㠯子出其母而致使存無所從㠯容居沒無所歸㠯託終也寄命于他人之門埋尸于無名之冢若是式父亡後母尋沒于式家必不㠯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㠯爲母于同居之時至沒于前子之門而許㠯爲母所處不同而㠯爲出母此爲制離絕于二居裁出否于義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繼前子求去求絕非禮于後家還反又非禮于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親略情禮于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于父則無追亡之善于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㠯禮死葬不㠯禮者也母依前子非爲更嫁日月遠近理有異禮長子不爲出母服出繼母尤不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

式乃制服明前絕無徵違禮莫據內愧于心欲以詐眩視聽託過厚以制飾尋其事情攷之正禮義不容恕式母再嫁前後俱繼何慈如此事受之日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式禮義之闕發于事親傷孝敬之道虧損時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式宜請議並下禁止榮侍中司徒臨潁公荀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陸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胡弘等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 晉書卞壼傳通典九十四太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去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杜夷江泉荀崧蕭輪議皆恕式御史中丞卞壼奏

論樂謨庾怡

時召南陽樂謨為郡中正穎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

疏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謬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謬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謬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晉書卞壼傳

羣臣拜皇太子議 明帝太寧二年

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于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荀奕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

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閒朝同拜。晉書禮志下 通典六十七

周札賵謚議

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莚兄弟宜復本位。晉書周札傳

拜敬保傅議

臣歷觀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雖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爲範或説師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于先帝之拜司徒導特已元皇帝興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訓先典服膺禮中未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通典六十七

又奏

臣攷先典之極無過于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記稱王者入學

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母拜豈可終身行焉 通典六十七

上牋自陳

壼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壼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祗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荀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懸壼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遜讓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壼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壼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壼以疢疾不能榮親家產廢空養道多闕存無微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于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

進若廢壼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已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眕凝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並已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實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壼委質二府漸冉五載攷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頗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晉書卞壼傳

與溫嶠書

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群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籓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晉書卞壼傳

書

足下佳不劇口此二字姜作北中郎上獲諸城文墨至使在舍事許改變子紙下物知此莫勿令一人見也吾今敕書事令不發亟付卿發發便密令人傳姜作房謂與防通之靈[illegible]消化閣帖三

梁柳

柳太康中爲弘農太守徙陽平太守

崤山路石銘

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脩復舊道水經注河水四今出劉澗路有石銘

劉漢

漢太康中爲尚書郎

議推處劉毅

龍體既蒼雜吕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吕疑今之吉祥又吕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吕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晉書劉毅

傳時龍見武庫井中百官將賀毅獨表無賀龍之禮尚書郎劉漢等議詔不聽

王宮

宮北海人太康中羽林左監元康初爲殿中將軍

爲劉毅請謚疏

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贊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案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于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于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迹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晉書劉毅傳

索秀

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太康中為新安令，遷司空從事中郎，免。後為司空張華長史。惠帝西幸，進尚書。河間王顒以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為長史楊騰所殺。案河間王顒傳：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與本傳不同。有集四卷。

相風賦

幽林絕響，巨海息波。文選月賦注

黃帝頌

邈矣黃軒，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太淸。遠茲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墜，式頌德聲。藝文類聚十二，御覽七十九

老子頌

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抱質懷素，藴寶藏輝。述

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晧然於遨高風微音永傳

彭祖頌

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神知化妙物通靈挹之不沖滿之不盈韜光隱曜混沌玄清確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眞蕩穢離俗遺務託神玄妙遊心恭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倫道作故

王喬赤松頌

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握氣靈德是綏藏器華圃俛首騰飛齊迹風雲超遠姿微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舊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諒凋我素形神儀既附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九冥應慶罔極與道虛盈（藝文類聚七十八）

皇甫陶碑

帝命既允戎政㠯閑（文選褚淵碑文注）

索靖

靖字幼安，敦煌人。州辟别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擢尚書郎，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元康中，大將軍梁王彤㠯爲左司馬，加盪寇將軍，還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應三王義舉，㠯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拜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拒河間王顒，戰死，年六十五。追贈太常，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有五行三統正驗論二十卷，索子晉詩二十卷，集三卷。

書

七月二十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勞倦，信至得書，悉知棐云宅及計東來，言展有期。索靖白。淳化閣帖三　案此帖前尙有載妖婁一帖，凡八十二字，脫誤不可句讀，故不錄。

月儀帖

正月具書君白大蔟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麃麃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閣使親者有邇賴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宗使時讚宜山川攸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慨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壄無叩角之怨門有搢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登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落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疏不面踰紀分逼哀塗鳥咽頁展馳心投情庶能感應具書脩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莊之勇者□武而精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揆已高邁之姿而懷迷時之志遂明明之來緬不識之響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速龍躍耀于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現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洟已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圖離別歷載十餘年往□□□□□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素已熙萬福敘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

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疏、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歎、亦見信憶、奮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于博採、唯賢是務、足下吕神龍之質、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霧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隕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險、翹首延思、遲賁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飢渴之懷、故書表問、不能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吕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闇殊品、每亦希顏、至吕乖隔孤陋、遐外嘆道、離友、益吕牆面無因之積、吕書所敬、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傑增懷、馳心樊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進遙長望、延佇莫及、

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慷然遐想正吕逸驥之迹騁于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友信飛沈壹殊何緣言爜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凝寒雰降溫室重裘和氣養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自別後始忽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果口來況德音彌滿耽翫亘翰悟怏愛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口荅言不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書信口口之隆況吕杳密蚩吕逸踰約吕馳鶩親愛分隔齊口口盜足下復遠口皷望耶倉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吕口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夢想無恙分隔踰年亘會乖違感詠蕭艾言存宿好翹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

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圖一別、便成永隔、瞻彼脩路、從此乖限、情經違俟、思興感物、發言存信、湊以流墜、足下口嚴度同此懷、信使知問、君白、董逌廣川書跋云、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碑下、近世雖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人續帖中、然于前書亦異、李嗣眞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遒竦、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殆唐人臨寫者、

草書狀

聖王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盖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婀娜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肸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

擾擾㠯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鼯相奔趣。淩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旣往而中顧，或若倒儵而不墜，或若自檢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㚅光潤㠯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于紈素，垂百世之殊觀。晉書索靖傳，藝文類聚七十四

全晉文卷八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載

載字孟陽安平灌津人太康中爲著作佐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引疾歸有集七卷

濛汜池賦

麗華池之湛淡開重壤㠯停源激通渠于千金承瀍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之寒泉旣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九市右帶閶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瀆傍集初學記七作湍集潜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㠯采石殖㠯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產而無數蒼苔汎濫脩條垂幹綠葉覆水芷蔭珍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杷㠯煥爛游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覲想白

日之納光覩洪暉之晧旰于是天子乘玉輦時遨遊排金門出千
秋遵綠池鏡清流覽華蓋以逍遙攬魚釣之所收纖緒挂而鱣鮪
來芳餌沉而鰋鯉浮豐夥踰于巨壑信可樂以忘憂

敘行賦

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脂輕車而秣馬循路軌以西徂朝
發軔于京宇兮夕予宿于穀洛踐有周之舊墟塊巨荒以寥廓讚
王孫于北門問九鼎于東郭貫公目之所卜曷斯土之濱薄入函
谷而長驅歷新安之鹵阜行透迤以登降涉二崤之重阻經岩岑
之險巇想姬文之避雨出澠闕以迴逝仰華岳之崔嵬勤大禹之
疏導豁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木之璀錯翳青青之長
松蔭肅肅之高柞緣阻岑之絕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
岌嵒隗其欲落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蔭以迴深乘重巒之百層
轉木末于九岑浮雲起于轂下零雨集于麓林上昭晰以清陽下

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玄猨之夜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劒閣之崇關路盤曲㠯脆譎山崢嶸㠯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固形東臨㠯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絶乎內外 二十七藝文類聚

鞞舞賦 并序

蓋㠯歌㠯詠所㠯象德足之蹈之所㠯盡情也 初學記十五

鞞舞煥而特奏兮冠眾妓而超絶采干戚之遺式兮同數度于二八 初學記十五

手運無方足不及帶輕裾鶩飛漂微逾曳 初學記十五

羽扇賦

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絜飄縞羽于清霄擬妙姿于白雪俯濯末于河漢仰晞光于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于是傲世公子傲儻踔躁遺物獨出樂此天毆飛蕭氏之脩蟠榮子余

之織繳弋翔冥之鴟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爲扇發清風于勁翮濯以雲精拂以芝露二語從御覽十二補上下俱有缺文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寡雙鴇質皦鮮玄的點鋒脩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爲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棲鵠揮之如驚鴻飄纓蕤于軒幌發暉曜于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于名都九華興于上京藝文類聚六十九又見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六十六

酃酒賦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旗于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啟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漂蟻萍布分香酷烈垂嘉稱于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于湘東丕顯于皇都乃潛淪于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于聖代宣

至味而大同匪徙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爲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體淯色淸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志味之者棄事忘榮于是糺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于南楹酌浮觴以旋流備鮮肴以綺錯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頳顏微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于一丘于是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騁輕驅于通衢反衡門以隱迹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于初筵察成敗于往古垂將來于茲篇藝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六

安石榴賦

有石榴之奇樹，肇結根于西海，仰青春以啟萌，晞朱夏以發采，揮光垂綠，擢幹曜鮮，翕若翠翡俱栖，爛若百枝並然，煥乎郁郁，熠乎煌煌，仰映青霄，俯燭蘭堂，侶西極之若木，譬東谷之扶桑，于是天迴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既熟，文選潘岳閒居賦注作獨熟 赬膚自拆，剖之則珠散，含之則冰釋，充嘉味于庖籠，極醉釀之滋液，上薦清廟之靈，下羞玉堂之客。藝文類聚八十六 御覽九百七十

瓜賦

羊骸虎掌，桂枝蜜筩，或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瓤內醲，甘柤夏熟，丹柰含芳，朱李寄于桂圍，蒲萄瀆于椒淵，雖茲肴之孤起，莫斯瓜之允臧，超椰子于南海，越橘柚于衡陽，若乃檳榔椰實，龍眼荔枝，徒以希珍難致為奇，論實比德，孰大于斯。藝文類聚八十七 御覽九百六十八 又九百七十八

平吳頌

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大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于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車吕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

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胤、帝道煥于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讐茅闕而不貢、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互地之長羅、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于一朝、並箕驅而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颷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禦、藝文類聚五十九

元康頌

開元建號、班德布化、文選顏延之宋郊祀歌注

權論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于輿刃非斬鴻不韜于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御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楊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虯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

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于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于韝下也白猨玄豹藏于欄檻何以知其捷垂條于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儀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于時退之無損于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倜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于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

而冠耳何焉足道哉。（晉書張載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

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晉書及藝文類聚作尠）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藝文類聚作遺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文選晉書張載傳藝文類聚七

洪池陂銘

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鮪熾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獵，秔稻連畦，漸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訾。（藝文類聚九

匕首銘

先民造制。戒豫惟謹。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㠯形彰。功㠯道隱。（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張協

協字景陽。載弟。辟公府掾。除祕書郎。補華陰令。歷征北從事中郎。入爲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㠯亂去官。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不就。有集四卷。

洛禊賦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㠯布暢兮。百卉曄而敷芬。川流清泠㠯汪濊。原隰葱翠㠯龍鱗。游魚瀺灂于淥波。玄鳥鼓翼于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顧新服之初成兮。將禊除于水濱。于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崖詠吟。濯足盥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車騎

峁嵑充溢中逵粉葩翕習緣阿被湄振袖生風接衽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幙蜺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于是布椒醑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痾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于中河清哇發于素齒□□□□□□水禽爲之駭踊陽侯爲之動波藝文類聚四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又一百五十五引五條初學記四御覽三十又三百六十八又七百又七百七十五又九百二十八

登北芒賦

陟巒丘之𡾊崺升逶迤之脩阪迴余車于峻嶺聊送目于四遠靈嶽鬱以造天連岡巖以蹇産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崇顯山川汩其常弓萬物化而代謝何天地之難窮悼人生之危淺歎白日之西頹兮哀世路之多變于是徘徊縱覽踟躕步趾前瞻南山卻瞯大岯東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亙天際旁極萬里莽眇眼以茫眛

諒肇形之難紀。臨千仞而俯看。似遊身于霄霓。撫長風以延佇。想凌天而舉翮。瞻冠蓋之悠悠。覩商旅之接㮂。爾乃地勢窊隆。丘墟陂陁。墳隴㟁崿。棊布星羅。松林掺映以攢列。玄木搜寥而振拘。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嵬峩。喪亂起而啟壞。僮豎登而作歌。藝文類聚七

歸舊賦

苦辭既接。嶶言乃周。文選陶潛讀山海經詩注

玄武館賦

爾乃地勢夷敞。既高且峽。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實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玄武。是曰石樓。于是崇墉四匝。豐厦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昭昕。華蹈四垂。接棟連阿。嶕嶢參差。朱戶青鏁。幽闥祕闥。于是高樓特起。竦峙岧嶢。飛甍四注。上繫浮霄。迢亭亭以孤立。迎水經注作延千里之清飈。

陽扉南啟，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窻右豁，仰覩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交路，蕣蔚如林，洪幹十圍，脩枝百尋。藝文類聚六十三 水經注河水五

天子翩翩郊甸，順時巡省，龍駟騰鑣，羽騎游騁，顧流光以按轡，迴鸞旗而時幸。御覽三百五十八

安石榴賦

攷草木于方志，覽華實于園疇，窮陸産于苞貢，差英奇于若榴，耀靈葩于三春，綴霜滋于九秋。爾乃飛龍啟節，揚飈扇埃，含和澤以滋生，鬱敷蔚以挺栽，傾柯遠擢，沈根下盤，繁莖條密，豐榦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吐丹，流暉俯散，迴葩仰照，爛若百枝並燃，赫如烽燧俱燎，曒如朝日，晃若龍燭，晞絳采于扶桑，接朱光于若木。爾乃植蕚挺蔕，金牙承鬚，蔭佳人之玄鬢，發窈窕之素姿，遊女一顧傾城，無鹽化為南威。于是天爽西流，辰角南傾，芳實壘落，月滿虧盈，爰采爰收，乃剖乃折，素粒紅液，金房細隔，此二句從初學記補 內憐

幽日含紫外淪淵日霞赤柔屑冰潔凝光玉瑩灌如冰碎泣若珠

進含淸冷之溫潤信和神日理性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兩條

都蔗賦

若乃九秋良朝玄酎初出黷浮蜯黃酒飲累日挫斯蔗而療渴若

嗽醴而含蜜清津滋于紫梨流液豐于朱橘擇蘇妙而不逮何況

沙棠與椰實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四大觀本草二十三

七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翫世高蹈游心于浩然翫志乎衆

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于是徇華大夫聞而

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旌拂霄堮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

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

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嘲嘈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

籠其山、衡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翳天、于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于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陸迹、生必耀華名于玉牒、沒則勒洪伐于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與促鱗之游汀濫、短羽之棲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枙、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巇嶇嶮、金岸崥崹、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邈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于是構雲梯、陟崢嶸、翦嶰竇之陽柯、剖大呂之陰榦、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噐畢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淸繞梁追逸響于八風采奇律于歸昌啟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羇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淸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蓂莢之朝露悼望舒之夕缺煢嫠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靑葱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靑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赬素炳煥紛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乃若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

而雙游。時娛觀于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爛。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藕。俯采朝蘭。遡惠風于蘅薄。眷椒塗于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鯉儵。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于赤霄之表。出華鱗于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芒。鶩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于外林。縱輕翼于中荒。爾乃張脩罠。布飛羅。陵黃岑。挂青蘿。晝長鶩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贊獲。鼓金

機馳鳴鏑，翳剛蒙落，勁翮連騎，競驁駢武，齊轍翁忽，揮霍雲迴，風列猋動，響飛形移，景從眾戈，林聳摧鋒，電滅仰傾，雲集俯殫，地穴乃有圖文之豻，斑題之貙，擸風生，怒目電瞛，口激霜刃，足撥飛鋒，跳林蹶石，扣跋幽叢，于是飛黃奮鋭，賁石逞伎，蹙封豨，撲焉豕，拉甝虪，挫獬貌，句爪摧，鋸牙擺，瀾漫狼藉，傾榛倒嶽，殞背挂山，僵路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于是徹圍頓罔，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隧星繁，陵阜霧流膏，谿谷厭澇熛，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既乃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

徒水截蛟鴻陸灑犇駟斷浮鵠㠯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瓌辯燭光彪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㠯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㠯從服九圍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泰青不能識其駁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胡霧越春衢整秋御虯蟠蟉騰蹯超龍翥望山拔犇覘林截迣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筒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遊躡寥玄之所未迹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粱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
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
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鵽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
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鷚玄
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
之鱗出自九溪赬尾丹腮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
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
既闋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皐之楱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
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接
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
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彊起而
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
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于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道氣以樂宣德以詩敎清乎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烽（案書鈔十五作丹寒收烽疑此誤）靑徼釋警御馬于糞車之轅銘德于昆吾之鼎羣氓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玄鄰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芳之貊語不傳于輶軒地不被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于黃帝之園有龍遊淵盈于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于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

然而與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㠯聾耳之樂棲我㠯蔀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德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湻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文選晉書張協傳

白鳩頌

綴仁緯義文選褚淵碑文注

泰阿劒銘

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㠯清波礪㠯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四

文身刀銘

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斂文波迴流光電照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

把刀銘

奕奕名金，昆吾遺璞，裁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内爥，威助雖化，武不可黷。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露拍刀銘

露拍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德崇信。御覽三百四十六

長鋏銘

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弭凶防逮，素刃霜厲，流景橫飛。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短鋏銘

器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手戟銘

鍨鍨雄戟，清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將，嚴鋒勁校，擿鍔摧芒。御覽三百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成粲

粲字伯陽泰康中爲侍中轉大常

平樂市賦

惟市之由興自帝炎之所創聚財貨目利用蓋私事之莫尚爾乃巷列于所羅居百族街衢相望連棟接屋則能目語額瞬動類集鼻談智于尺寸之閒窺豁于分毫之利初學記二十四

大常郭奕謚景議

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目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目行纎故能使上下遵德罔有怠荒臣願遠稽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見通典一百四

嫂叔服論

嫂應有服。作傳者橫曰無服。蔣濟引娣姒婦證非其義。論云。喪服云。夫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則夫服夫之兄弟。固已明矣。尊卑相從。服無不服。由此論之。嫂叔大功可得而從。通典九十二

王讚

讚大康中爲太子舍人。惠帝時拜侍中。永嘉中爲陳留內史。加散騎侍郎。有集五卷。

梨樹頌并序

大康十年。梨樹四枝。其條與中枝合生于園圃。皇太子令侍臣作頌。

嘉木時生。瑞我皇祚。脩條外揚。隆枝內附。翌翌皇儲。克光其敬。神啟其和。人隆其盛。降自玄圖。合體延性。時惟令月。躬觀北林。樂在同人。如蘭如金。本之則應。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啟自神明。在心斯

軌于音斯形先民有則稱請表情惟永作頌百休厥遠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司徒李胤誄見晉書李胤傳亡

遂殷

殷太康中為尚書令史

乞為祖母姜還重表

父翔少繼叔父榮，榮早終，不及持重。今祖母姜氏亡，主者曰翔後榮，從出降之制，斷殷為大功，假二十日。愚謂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戶別繼，本義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為輕。且殷是翔之嫡子，應為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遣盡去職。通典九十六

臣殷

殷武帝時著作佐郎

表

世祖武皇帝擢臣負薪之中授臣著作佐郎典治天下文義數術乃撰諸志也北堂書鈔五十七引后瑞記太安元年前著作郎臣衆表稱云云

安廬

廬字仲元

使蜀弔孔明

適子之墓冥漠無聲廟堂猶在松柏冬青邈哉遐矣長游幽冥北堂書鈔一百二引王隱晉書

孫尹

尹字文旗樂安人爲陳留相遼陽平太守

表復起劉毅

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都督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

八爲當作入
爲

般廢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優而舒大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尙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八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案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患是以汲黯死于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淸談倒錯矣晉書劉毅傳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

朱則

則會稽相

上書言楊泉

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書鈔六十三引晉錄

甘卓

卓字季思，丹陽人。太康中，為郡主簿，功曹，察孝廉，舉秀才，為吳王常侍。惠帝時，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棄官歸元帝，鎮江東，授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遷湘州刺史，進封于湖侯。中興初，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王敦舉兵，遣與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荊州牧。為周慮所殺。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上疏請不試秀才

答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

泰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晉書甘卓傳

周馥

馥字祖宣汝南安成人泰康中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王渾左西屬補尚書郎惠帝時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大駕幸鄴守河南尹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懷帝初以平陳敏功封永寧伯東海王越召之不行尋上書請遷都壽春忤越見攻永嘉五年衆潰憂憤發病卒

上書請遷都壽春 入

不圖厄運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

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荊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晉書周馥傳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言

教

參軍杜夷。優遊養素。文選謝宣遠戲馬臺送孔令詩注

周顗

顗字伯仁。馥從子。武帝時。襲父浚爵成武侯。拜祕書郎。惠帝時。

累遷尚書吏部郎，尋爲東海王越子毗鎭軍長史。元帝鎭江左，請爲軍諮祭酒，拜盪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杜弢反，出奔豫章，召爲揚威將軍、兗州刺史，未行，復爲軍諮祭酒，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坐事免。太興初，拜太子少傅，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尋代戴淵爲護軍將軍。永昌初，爲王敦所殺。明帝時，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有集二卷。

讓太子少傅疏

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晉書周顗傳）

復肉刑議

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通典作復），然竊以爲刑

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于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困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八）（尚書周顗等議）

周嵩

嵩字仲智顗弟元帝爲丞相引爲參軍及爲晉王又拜奉朝請以諫稱尊號忤旨出爲新安太守臨發收付廷尉尋除廬陵太

守。未行拜御史中丞王敦以爲從事中郎尋遇害敦平追贈大鴻臚有集三卷

上晉王疏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謨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 晉書周嵩傳又羅願新安志九

諫疏忌王導等疏

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

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

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嵎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知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攷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晉書周嵩傳

周謨

謨小字阿奴顗弟歷仕元帝至明帝時爲後軍將軍成帝時爲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上疏請周顗贈謚

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啟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部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強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並侍御坐壼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于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

士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顗忠言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于今不列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行餘言獨負殊恩爲朝廷急于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晉書周顗傳

王鈐

鈐疑當作銓太康中爲博令案晉書王隱陳郡陳人父銓歷陽令晉地理志歷陽屬淮南博縣屬泰山博望屬南陽兩足虎爲南陽所獻疑當作博望令

送兩足虎文

般般白虎觀數荆楚孫吳不遂金皇赫怒梅鼎祚西晉文紀引王隱晉書太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鈐爲文案王隱書亡于唐末此文唐人未經引見不知梅氏何據也開元占經一百十六引晉雜事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注云干寶曰虎金精南陽火也金入火側王室亂妖也又引王隱晉書中宗詔問王隱曰荆州送兩足虎其欲何爲也隱曰謹案先臣銓傳大康時獻兩足虎國作歌詩以諷銓意以晉金行也金在內方其獸爲虎虎有四足猶國有四方無半勢而又見獲將有懷懇之禍也懷古經乃王銓作詩非王鈐爲文詩以爲妖文以爲備當疑姑錄此佚攷

王隱

隱字處叔銓子太興初爲著作郎太寧初賜爵平陵鄉侯有詔
免有晉書九十三卷集二十卷

議向雄事

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當爲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
齒于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
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于戎首則可逢而避
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敕逢遘未可非也通典九十九

白征西大將軍論復肉刑

夫政未可立則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國强兵叛盜之屬斷股而已
是好生惡殺叛盜皆死是好殺惡生也斷股若謂之酷截頭更不
謂之虐何其乖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也蠻夷猾夏則皋
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制其本也自古多入猶惜民命得以刑

民下民字衍

寇況今千不遺一猶宜存在自伐大賊今若得設之則歲所活數萬殺亦如之若此千載生各數萬斷肢之後隨而使役不失民民不乏用富國强兵此之謂也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

筆銘初學記作筆賦

豈作其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秃亦有鹿毛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二

郭太機

太機河南人

菓賦

杏或冬而實御覽九百六十八

陸沖

沖爲揚州從事有集二卷

風賦

發太玄之騷始惟浮沈之剖分詳乾坤之至德莫風氣之獨尊配

無形于大象，化萬品于烟熅。釋凝滯于黃壤，降靈澤于蒼元。生無常域，潛無定棲，擢味聚發，尋虛散歸。肆六合以騁邁，括毫毛而徘徊。引沈性于未萌，挫登形于已兆。宜剛柔之流化，導四體之靈係。若乃飛融司飾，炎精赫奕，敷朱曜而長嘯，承音響而來薄。猥爚熠以盈扉，洌縭纚以結枝，九域蕩搖，區宇揮霍。藝文類聚一

盧无忌

无忌，范陽人，太康中爲太子洗馬，出爲汲令。

太公呂望表

齊太公呂望者，此縣人也。□□□□失其□□。大晉受命，□□□□□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訓之曰：而

名爲望乎答曰唯名望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攷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于丘墓天下平泰而發其潛書□□所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以章明先哲著其名號光于百代垂示無窮者矣于是太公之裔孫范陽盧无忌自太子洗馬來爲汲令般爵之下舊有壇場□今墮廢荒而不治乃咨之碩儒訪諸朝吏僉以爲太公功施于民以勞定國□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脩復舊祀□名計偕□□勒□以章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其辭曰

於鑠我祖時惟太公當殷之末□德□通上帝有命以錫周邦公及文王二夢惟同上帝□命若時登庸遂作心膂寅亮天工肆伐大商克咸厥功建國胙土俾侯于東奮乎百世聲烈彌洪般爵之

山明靈所託，升雲降雨，爲膏爲澤，水旱癘疫，是禳是禜，來方禋祀，莫敢不敬，報已介福，惠我百姓，天地和舒，四氣通正，災害不作，民無夭命，嘉生蕃殖，□□遠迸，迄用康年，稼穡茂盛，凡我邦域，永世受慶，春秋匪解，無□茲令，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碑拓本

陳總

總，太康末遷殿中侍御史，惠帝時爲西夷校尉，永康元年，趙廞反，遇害。

奉詔詣終南山請雨文

巖巖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潤，惠我四海。初學記五石第九引王隱晉書

步熊

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以卜筮名，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敗，坐誅。

答束晳問

束晳問嫡子爲出母無服母爲子有何服步熊荅但爲父後故不得服耳母爲之服周嫡子雖不服外祖猶爲服緦麻也通典八十九

束晳問曰繼母嫁從服當立廬不步熊荅曰父卒繼母嫁如母居廬倚廬通典八十九

束晳問曰有父母喪遣外緦麻喪往奔不步熊荅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奔也通典九十七

束晳問步熊熊荅曰禮已除不追耳未除當追服五月通典九十七小功不稅服

束晳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不熊荅曰禮云練祥之間必異月與此同也通典一百三

荅問

問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荅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已不

服也。通典九十五

劉世明

世明。爵里未詳。案通典下條稱東晉徐邈問張憑，則世明爲西晉人。

荅陳氏問

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已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別之乎？意不耳。劉荅云：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于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已散，其哀也。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葬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已麻終者耳。

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有旣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爲不輕于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應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邪荅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記此亦得三月不爲輕于改葬也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

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爲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日中反虞安神位與不荅云凡久而不葬則包諸過葬節者也爲母旣周亦爲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安神也葬者動棺舉柩新離常處懼鬼神無所依歸所以將窆之間奠于墓左成壙而歸虞于殯宮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櫬動移鬼神不安無以爲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日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士虞禮練而

後遷廟不復在殯今此既葬明月練亦當已其月遷廟通典八一百三

仲長敖

敖爵里未詳有集二卷

覈性賦

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總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隸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蠆厲未知勝負便相陵蔑正路莫踐競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嗤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齘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

終騎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涬鼻耳開口眼納眾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藝文類聚二十一

全晉文卷八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束晳

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張華召爲掾。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轉著作佐郎。遷博士。再遷尚書郎。趙王倫輔政。請爲記室。辭疾歸。有發蒙記一卷。集七卷。

貧家賦

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恆勤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斯民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羅纏而自陳。有漏狹之單屋。不蔽覆而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于膳珍。欲恚怒而無益。徒拂鬱而獨嗔。蒙乾坤之徧覆。庶無財而有仁。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

心吝嗟㠯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㠯自憐衒賣業而難售遂前至于饑年舉短柄之口掘此句從御覽七百六十二補執偏斃之漏鍤此句從御覽七百五十七補煮黃當之草萊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紲而不然至日中而不孰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于堂上妻妾歎于竈閒悲風噭于左側小兒啼于右邊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八

讀書賦

耽道先生澹泊閑居藻練精神呼吸淸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㠯隱几被紈扇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㠯終已仲尼讀易于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㠯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聖賢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藝文類聚五十五

近遊賦

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于下里，寬玄濟而無求，乘篳輅之偃蹇，駕闌單之疲牛，連拙索以為鞅，結斷梗而作鞦，攀蓽門而高蹈，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則去舍百步，貫雞縠于歲首，收緜纑于物反，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口迭設，繫明襦以禦冬，脅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有三條之殺，兒晝啼于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婦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閒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藝文類聚六十四，御覽六百八十七引兩條，又六百九十五、六百九十六、八百九十九

著紫襦之裨褫，御覽六百九十六

多鹽少豉，繇皆機閑，書鈔一百四十三

格餅正于三播，書鈔一百四十四 甚貧不過兩機，書鈔一百四十五引兩條

勸農賦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攷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揔百家之勢攷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決口受饒在于肥膿得力在于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雞豚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呂爲十拘五呂爲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咥其胃藝文類聚六十五乃有老閑舊猾欺狹難覺時雖被考不過校督歌對囹圄笑向桎梏御覽六百五十

餅賦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煑麥爲麷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粔籹之倫豚耳狗舌之屬劍帶案盛餢飳髓燭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溫不至熱于時享宴則曼頭

宜設吳回司方純陽布暢服絺飲水隨陰而涼此時為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氄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便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唯牢丸乎爾乃重羅之麵塵飛雪白膠黏筋韌膩濡柔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臠若繩首珠連礫散薑株蔥本莘口切判口口剉末椒蘭是畔和鹽漉豉攪合樛亂于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麵彌離于指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麵姝媮咧敕薄而不綻巂巂和和膔色外見弱如春綿白如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于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爾乃濯以玄醢鈔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據槃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脣齒

既諷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藝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八百六十

奏薦王璞

郡吏王璞初入朝，唯冀聖鑒垂采，知其絕常耳。其可使當肩牖之對，意三公氣蓋萬乘也。北堂書鈔□□□□

廣田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禜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蔉于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

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牸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豬羊齕草于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于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駜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卻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汚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于畚臿多稌生于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禜山川而

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呂闓、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瀕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晉書束晳傳

孫爲庶祖持重議

經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爲祖三年也、是祖有廢疾不堪統也、然則有爵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服斬、義例昭然、大宗之地、皆稱祖立廟、而自爲其子孫所奉、卽所謂小宗之緒、主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嫡孫不服三年哉、通典八十八

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詳經傳成

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通典一百四

案風角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吕巽于周禮宜當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吕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通典一百四

九品議

員外侍郎及給事宂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損御覽二百二十一引束皙集

高禖壇石議

石在壇上蓋主道也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案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愼五經異義云山陽民祭皆吕石爲主

然則石之爲主由來尚矣其此象矣而祭禮鉅策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于禮無依于事不肅愚所未安也隋書禮儀志二通典五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元康八年高禖壇上石破爲二賊曹屬束晳議

荅汲冢竹書釋難書

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初學記二十一

玄居釋

束晳閒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咍含毫散藻攷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鼎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脩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

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晚鑽玄之思賾罕深稔不隳其志蟠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閣置辭價泥蟠深處永拔琳瑱之耀匿首竊魚之滸潛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背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權則林藪之彥不拙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鴟首以涉洪流躡翠雲以駿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于埳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驅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滔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囚大道于環堵苦形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飡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

衢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敗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蝛蛁赴涇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殊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職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豫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于匣笥之龜譬官者于郊廟之犧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于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虔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

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亂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紬，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于海隅，匹嚴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爐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雖聖藉之荒蕪，綜羣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園，背纓緌而

長逸請子課吾業于千載無聽吾言于今日也晉書束皙傳

補亡詩序

序曰皙與同業疇人肄脩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遥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文選補亡詩注

失題

零露垂林非綴冕之飾薄冰凝池非登廟之寶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御覽十二引束皙集

必將採素鱗于層山探圓珠于重泉也

員外郎皆帝室茂親貴游子弟北堂書鈔□□□□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字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皙先君同僚孟恩及皙日夕同遊分義蓋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立嗣何時有伯母從兄之發

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脩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皙謹訪同業生李叅奉脯脩一束麥糒一器以致祠于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隱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儀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獨我識御覽四百十

弔衞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衞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皙有交好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

同志舊友陽平束皙頓首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赴來祭遙望子第銘旌緌立旣闚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慟哉號戚泣斂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授袪子不我執哀哉魂兮于焉酒饌御覽五百九十六

發蒙記總論王肅聖證論

春夏封諸侯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言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言三代說兩氏而不偶一也通典七十一引束晳總論

嫁娶時月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言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邪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

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尊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案桃夭篇敘美婚姻以時蓋謂壯盛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盛壯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于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于季秋止于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以為之證反詩相難錯矣兩家俱失

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通典五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賀循

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吳中書令邵子太康中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後為武康令惠帝時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元帝承制以為軍諮祭酒建武初拜太常及踐阼拜太子太傅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興二年卒贈司空謚曰穆有喪服譜一卷喪服要記十卷集二十卷

上表言車騎大將軍未葬不應作鼓吹

鼓吹之興雖本為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于宮庭發明大節以此為戚與樂實同案禮于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通典一百四十七

上言諸經宜分置博士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曆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 通典五十三

上尚書定父子生離服制

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則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疑也 通典九十八

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君命者耳若屍柩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以其喪禮

待已而成者邪。若別以爲義，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謂可從也。（通典九十 人循重議）

荅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

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于歌詞，陳之于舞列，宮縣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于今難以意言。（宋書樂志一 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

荅尚書符問藉田應躬祠先農不

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晉書禮志上）

潁川豫章廟主不毀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禮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于懷惠俱是兄

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于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

從高祖㠯下無復高祖㠯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缺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晉書賀循傳

追尊琅邪恭王為皇考議

案禮子不敢㠯己爵加父晉書賀循傳

禮典之義子不敢㠯己爵加其父號宋書禮志四

追諡周處議

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揆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案諡法執德不回曰孝晉書周處傳

廣昌鄉君喪停冬至小會議

案古者臣義重雖㠯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㠯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

詔書宜爲定制

丁潭爲琅邪王裒終喪議

禮天子諸侯俱㠯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㠯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爲君服亦宜㠯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旣葬而除㠯令文言之明諸侯不㠯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㠯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㠯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晉書丁潭傳潭爲琅邪王裒郎中令會裒死潭上書

請終喪賀循議

嗣新蔡王滔不得還嗣章武議

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案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已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晉書安平王孚孫河間王洪傳洛陽陷章武王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目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

弟兄不合繼位昭穆議

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于禘祫之禮會于太祖自應同列與坐而正昭穆至于常居之室不可以尊卑

之分義不可黷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發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以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于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于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十一 通典五

又議

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殷紀成湯已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曰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通典五十一

遭難未葬入廟議

懷帝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已常禮自拘宜已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通典五十一懷帝蒙塵崩于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

在喪者不祭議

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令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通典五十二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案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者，直謂己嫡，不以出後，當以支子耳。無明于後者之子見捨本親，何以言不得爲人後邪？答曰：五服之制，其屬有六，一去本繫，以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以號者，則輕其權；定之以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以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于庶子爲後，稱名不言孝，爲墠而祭，以其尚有一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以爲援情可制，此義宜悖故也。豈非顧本有己，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疏親戚之恩，非先賢之意也。答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厚，爲所生無絕道，其餘皆宜權

案通典室字
作財

案通典作
又父報出字
誠是疏己
稠彼
則下之字
當作知

制也夫初出後者雖至親之側爲別宗之胄闕晨昏之歡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于爲後恩實降于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于今爲同室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若以父服輒當後者至于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齊衰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于父母乃爲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于煩故約以取通是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父已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既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遲疑別宗之祖邪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之者子豈當獨以爲傳代稱平生長于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報父出乎誠是居已稠役子曰父爲旁尊則之所天在此初出情親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

漸輕疏而絕其恩絕其恩者曰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齊一身以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通典九十六

師弟子相爲服議

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案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于是門人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曰爲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通典一百一

琅邪世子謚議

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

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茲義過于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案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卽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謚之證也（通典一百四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云）

牋

日夜憂懷慷慨發憤（文選齊安陸王碑注引臧榮緒晉書）

報虞預書論楊方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

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賢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蕪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于畝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晉書楊方傳虞預曰方所爲文示循循報書

荅王導書論虞廟

漢光武于屬以元帝爲父故于昭穆之敘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于長安高廟今聖上于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通典四十七

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震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于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于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許備昭穆既正則附從定位亦無拘小別

然非常禮無所取準于名則未滿于禮則變常宜穆以戴所斟酌于
人情爲未安通典四十七

與王導書

世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旣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
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乃協景元皇后于太廟東
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通典四十八

荅王導書

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
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通典五十五

又荅王導書

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郎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
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高宗兩廟而已祖宗兩
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

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欲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唯告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非一但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已古禮爲斷通典五十五

荅尚書符問

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䄙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案后配尊于帝神主所居同太室通典四十八

循又案漢儀藏主于室中西牆壁䄙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于䄙下禮天子達牖者牖也謂夾戶之窗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案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余薦籍文不備見通典四十八

荅訪琅邪敬后改神主

琅邪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

邪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册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內易著石函中故主還于廟閤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加文議則非于行廟受册循荅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主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册謚而並易以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閒通典四十八

荅傅純難

傅純難曰案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與本文不同何耶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賀循荅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子爲嫌但施于子不施于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此推之正自應爾非爲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通典五十六

荅傅純問改葬服

鄭玄云三月者以親櫬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懷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

荅傅純問

傅純問賀循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爲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爲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爲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爲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又王氏以別子爲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爲祖也杜氏以爲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爲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荅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兄弟爲別子之後俱爲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以僕所言母弟爲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案禮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若

二儒通識不應有誤倘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淺學所見謂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荅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

通典七十三

荅庾亮問

庾亮問賀循曰案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侯事于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為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嫌無君臣之懸則宗嫌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紀止五族故不復

別見其義也今旣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于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爲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謙而不敢私重其宗邪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以要荅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于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于是國感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族皆齊縗三月代衰禮替敎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士緦而不齊其所由來以致政敎淩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通典七十三

答羊祖延問

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縗服也、後遭母喪齊縗服也、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耶、案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即往、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彥先答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斬、則不得㮣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縗之服、宜以包母、齊縗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有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縗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既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以君縗爲主、而不以己私服爲重也、通典九十七

答韓弼問

韓弼問賀循曰、案傅純曰、鄭氏謂改葬三月而除、王氏以既虞爲

節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將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答應虞之義此爲應虞否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冢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旣設奠于墓所㠯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佀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迮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㠯不明言也 通典一百二

防墓論

防是脩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雨甚故積毀積毀故悵怛不應耳所㠯言不修墓者言由已修之故倒毀也 通典一百三

祭儀

祭㠯首時及臘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于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

存及祭施位牲大夫少牢士曰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于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視殺于門外主婦視饎于西堂下設洗于阼階東南酒醴甒于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爲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酳醴一獻畢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賓三獻亦吕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爲賓食食物如祭如餕畢酌酳一周止佐徹神饌饌于室中西北隅吕爲厭祭既設闔牖戶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徧賓祭日主人率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吕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于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又不及啜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于孝通典四十八

宗義

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于是邦爲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爲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别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爲宗宗中奉之加于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亡則服之齊縗以義加也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 通典七十三

宗議

奉宗加于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于同宗祭畢合族于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

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㠯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㠯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當尊歸之匯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于本自然不移名存于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㠯為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㠯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通典七十三

葬禮

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即壙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壙中薦棺㠯席緣㠯紺繒植翣于墻左右挾棺如在道儀通典八十六

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縗九月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此三宗者一代而已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爲一宗之祖

婦人爲君服

案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各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人故從人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爲以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尚可以留値君薨則服也

貴不降服

諸侯于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爲父之後者姑姊妹嫁于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

之大夫爲其外親爲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爲國夫人唯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不降士女爲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爲父後者及大宗子而已

父在爲出母服

父在爲母厭尊故出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已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爲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出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葛陽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八終